唐音統籤

唐音癸籤目錄

海鹽胡震亨遯叟

目錄終

唐音癸籤卷一

海鹽胡震亨遯叟著

體凡

詩自風雅頌以降一變有離騷再變爲西漢五言詩三變有歌行雜體四變爲唐之律詩詩至唐體大備矣今考唐人集錄所標體名凡做漢魏以下詩聲律未叶者名往體其所變詩體則聲律之叶者不論長句絶句概名爲律詩爲近體而七言古詩于往體外另爲一目又或名歌行舉其大凡不過此三者爲之區分而已至宋元編錄唐人總集

始于古律二體中備析五七等言爲次于是流委秩然可得具論
一曰四言古詩有古章句及韋孟長篇二體唐作者不多
一曰五言古詩唐初體猶六朝陳子昂始盡革之復漢魏舊
一曰七言古詩
一曰長短句全篇七字始魏文詞雜長句始鮑明遠唐人承之體變尤爲不一當與後歌行諸類互參
一曰五言律詩唐人因梁陳五言四韻之偶對者而變
一曰五言排律因梁陳五言長篇而變
一曰七言律詩又因梁陳七言四韻而變者也唐代詩之盛尤以此諸律體云
一曰七言排律唐作者亦不多聊備一體
一曰五言絕句
一曰七言絕句絕句即六朝人所名斷句也五言絕始漢人小詩而盛于齊梁七言絕起自齊梁間至唐初四傑後始成調又唐人多以絕句爲樂曲詳後樂通內
外古體有三字詩李賀鄴城童子謠六字

詩收護歌
三五七言詩始鄭世翼李白繼作
一字至七字詩張南史及元白等集有之以題爲韻偶對成聯文絶防殿雜多至九字
騷體雜言詩此種本當入騷如李之鳴皐歌杜之桃竹杖引相沿入詩例難芟漏
律體有五言小律
七言小律殷璠以唐人六句詩合律者稱三韻律詩晚代王弇州始名之爲小律云
又六言律詩劉長卿集有之及六言絶句王維集有而諸詩內
又有詩與樂府之別樂府內又有往題新題之別
往題者漢魏以下陳隋以上樂府古題唐人所擬作也諸家樂有而李白所擬爲多皆仍樂府舊名李賀擬古樂府多別爲之名而變其舊
新題者古樂府所無唐人新製爲樂府題者也始于杜甫盛于元白張籍王建諸家元微之嘗有云後人沿襲古題唱和重複不如寓意古題刺美見事爲得

詩人諷興之義者此也詳後樂通內其趣或名歌亦或名行或兼名歌行歌曲之總名衍其事而歌之曰行歌最古行與歌行皆始漢唐人因之又有曰引者曰曲者曰謠者曰辭者曰篇者抽其意為引導其情為曲合乎俗曰謠進乎文為辭又衍而盛之為篇皆以其詞為名者也有曰咏者曰吟者曰嘆者曰唱者曰弄者咏以永其言吟以呻其鬱嘆以抒其傷唱則吐于喉吻弄則被諸絲管此皆以其聲為名者也復有曰思者曰怨者曰悲者哀者曰樂者如李白之靜夜思王翰之蛾眉怨杜甫之悲陳陶哀江頭哀王孫樂則如杜審言之大酺樂白居易之太平樂張祜之千秋樂又皆以情為其名者也凡此多屬之樂府然非必盡譜之于樂譜之樂者自有大樂郊廟之樂章梨園教坊所歌之絕句所變之張

短頌詞以及琴操琵琶箏笛胡笳拍彈等曲其體不一而民間之歌謠又不在其數〔並詳樂通〕唐詩體名庶盡乎此矣

自古詩漸作偶對音節亦漸叶而諧宮體而降其風彌盛徐庾陰何以及張正見江總持之流或數聯獨調或全篇通穩雖未有律之名已寖具律之體四子承之尚餘拘澁神能而後音對俱諧諸家槩有合作沈宋尤爲擅場就中五字之諧差先故珠英前彥蚤逗流美之徑七字之諧差晚故開元右丞猶存失粘之痕若乃律既匪古以成律則古

自應遵古以存古故沈宋未作于孝和之日射洪已興于天后之朝是尤氣機有先倩賴自啓匪人惟天一變自不得不盡變者也律體雖成於唐實權輿沈約聲病之說今錄之備考

四聲 音韻之學至齊梁寖備沈約撰切韻之書名四聲譜後隋仁壽中陸法言等嘗加蔡次唐儀鳳後郭知玄又附益之號切韻天寶末陳州司法孫愐復加刊正名為唐韻皆宗約之舊宋景德以及元祐先後重修名禮部韻畧今承用者是也宋濂云唐以詩賦設科益嚴聲律之禁有宋因之以禮部之掌貢舉名韻書曰禮部韻畧毫髮弗敢違背雖中

絕二三大儒且謂承襲之久不欲變更焉

〔雙聲疊韻〕宋謝莊傳王玄謨問莊何者爲雙聲何者爲疊韻答曰互護爲雙聲磝碻爲疊韻學林新編云古人以四聲爲切紐以雙聲疊韻少以五音爲定喉嗥舌齒脣配宮商角徵羽爲五音入聲之出有漸聲始出於喉直上出爲宮再出到嗥聲上騰爲商又再出到舌中聲下出爲角又再出到齒上聲斜降出爲徵又降出到唇爲羽雙聲者同音而不同韻者也疊韻者同音而又同韻者也互護同唇音而二字不同韻故謂之雙聲磝碻同爲牙音而字又同韻故謂之疊韻廣韻曰章灼良略是雙聲灼略章良是疊韻又曰斤劚靈歷是雙聲劚歷斤靈是疊韻舉此例則諸音皆自出而紐之可以定矣

〔八病〕一曰平頭二曰上尾三曰蜂腰四曰鶴膝五曰大韻六曰小韻七曰旁紐八曰正紐平頭謂第一字與第

六字同聲第二字與第七字同聲上尾謂第五字與第十字同聲蜂腰謂第二字與第四字同聲犯在一句內如蜂身之中細鶴膝謂第五字與第十五字同聲兩對同犯如鶴膝之疏大大韻謂與韻相犯也如五言詩以新字為韻者九字內更著律字人字等為犯大韻小韻除韻外但九字中有相犯同聲者是傍紐謂如十字中已有田字不得著寅延字正紐如王衽任入四字為一紐一句之中已有王字更不得安衽任字

南史畧云初汝南周顒善識聲韻永明中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瑯琊王融以氣類相推轂為文皆用宮商不可增減顒著四聲切韻約撰四聲譜又以雙聲疊韻分辨作詩八病于謝靈運傳著論云夫五色相宜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

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自靈均以來多歷年代雖文體稍精此秘未覩妙達斯旨始可言文

按史稱約論四聲妙有詮辨乃當時陸厥嘗作書辨之以爲情物文之所急美惡猶且相半何獨宮商律呂必責其如一鍾嶸亦謂文製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流通口吻調利斯爲足矣務爲精密襞積細微使文多拘忌傷其眞美而約自有言云八病惟上尾鶴膝最忌餘病皆通所賦亦然

徃與聲韻乖是則此論不可盡拘明矣然有唐近律自從聲病回忌聲體應復具邇其說以善用夫變通王弇州云休文之拘滯正與古體相反惟近律有關耳然亦不免商君之酷誠哉是言

唐音癸籤卷一 終

唐音癸籤卷二

海鹽胡震亨遯叟著

法微一　統論

陸機曰詩緣情而綺靡

摯虞云詩發乎情止乎禮義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過逸辭過壯則與事相違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靡麗過美則與情相悖

沈鼎曰情志所托故當以意爲主以文傳意以意爲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辭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

沈隱侯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誦三也

劉勰曰怊悵述情必始乎風沉吟鋪辭莫先於骨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若豐藻克贍風骨不飛則振采失鮮負聲無力

鍾嶸云文有盡而義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躓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弘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

又云夫屬詞比事乃爲通談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臺多悲風亦唯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邇來作者辭不貴奇競須新事牽攣補衲蠹文已甚自然英旨罕遇其人葉石林云詩家妙處正在無所用意猝然與景相遇不假繩削而自成章非常情能到耳嶸數語余每愛其簡切但嫌若未嘗留意自唐以後既變以律體固不能無拘然苟大手筆亦自不妨削鐻於神志之間斲輪於甘苦之外也

宋之問云聚轍同遵若指落尋心不際若探擬

王昌齡云爲詩在神之於心處心於境視境於心

掌然掌上然後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
又云詩思有三搜求於象心入於境神會於物因
心而得曰取思久用精思未契意象力疲智竭放
安神思心偶照境率然而生曰生思尋味前言吟
諷古制感而生思曰感思
釋皎然云夫詩雖非聖功妙均於聖其作用也放
意須險定句須難雖取由我衷而得若神表至如
天真挺拔之句與造化爭衡可以意會難以言狀
非作者不能知也
又云或以苦思喪自然之質此不然夫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取境之時須至難至險始見奇句成篇之後觀其氣貌有似等閑不思而得此高手也有時意靜神王佳句縱橫若不可遏宛若神助不然蓋由先積精思因神王而得乎

氣象氤氳由深于體勢意度盤礴由深于作用用律不滯由深于聲對用事不直由深于義類

雖欲廢巧尚直而思致不得置雖欲廢詞尚意而典麗不得遺

作者須知復變之道反古曰復不滯曰變若惟復不變則陷于相似之格置于古集之中使弱手視

之眩目何異宋人以燕石爲玉璞周客胡盧而笑也近代陳子昂復多變少沈宋復少變多餘不能盡舉又復變二門復忌太過變若造微不忌太過苟不失正亦何咎哉

戴叔倫云詩家之景如藍田日煖良玉生煙可望而不可置于目睫之間

韓愈曰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懽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嚴滄浪云唐人好詩多是征戍遷謫行旅離別之作往往能感動激發人意正愈所謂窮思愁苦之易爲詩者也

白樂天云爲詩義在裨益言意皆有所爲葛常之曰自古工詩者未嘗無興也觀物有感焉則有興今之作詩者以興近乎訕也故不敢作而詩之一義廢矣

作詩者茍知興之與
訓異始可以言詩矣
劉禹錫曰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役萬景工
於詩者能之風雅體變而興同古今調殊而理冥
達於詩者能之工生於才達生於識二者相爲用
而後詩道備
李德裕曰古人辭高者蓋以言妙而工適情不取
於音韻意盡而止成篇不拘於隻耦故篇無定曲
詞寡累句又曰譬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
皮日休曰詩逮吾唐切於儷偶拘於聲勢易其體
爲律詩之道盡矣吾又不知千祀之後詩之道止

于斯而已耶後有變而作者予不得以知之夫才之備者猶天地之氣乎氣者止乎一也分而爲四時景色各異夫如是豈拘于一哉亦變之而已人之有才者不變則已苟變之豈異于是乎

司空圖云古今言詩多矣愚以爲辨於味而後可以言詩也醯非不酸止於酸而已鹺非不鹹止於鹹而已人所以充食而遽輟者知其鹹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詩貫六義則諷諭抑揚渟蓄淵雅皆在其間矣惟近而不浮遠而不盡然後可以言韻外之致耳

崔德符答人問作詩之要曰但多讀而勿使斯爲
善
梅聖俞曰詩之工者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含不
盡之意見於言外
沈存中云詩雖末技工之不造微不足以名家故
唐人皆盡一生之力爲之至于字字皆鍊得之甚
難而觀者滅裂不知其工者字字皆是無瑕可指
聲音亦流麗但細論無功景意縱全一讀便盡更
無可諷味者此類最易爲人激賞乃詩之折楊黃
華也譬若三館楷書作字不可謂不精不麗求其

佳處到死無一筆此病最難爲醫也

劉貢父云管子曰事無終始無務多業此言學者貴能成就也唐人爲詩量力致功精思數十年然後名家杜工部云更覺良工用心苦不獨畫手爲然

葉石林云古今論詩者多矣吾獨愛湯惠休稱謝靈運爲初日芙蕖沈約稱王筠爲彈丸脫手兩語最當人意初日芙蕖非人力所能爲而精彩華妙之意自然見於造化之表靈運諸詩可以當此者亦無幾彈丸脫手雖是輸寫便利動無留礙然其

精圖快速發之在手筠亦未能盡也作者審到此地豈復更有餘事韓退之贈張籍云君詩多態度藹藹春空雲司空圖記戴叔倫語云詩人之辭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亦是形似之微妙者但學者不能味其言耳

葛立方云詩之有思卒然遇之而莫遏有物敗之則失之矣鄭棨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潘大臨滿城風雨近重陽之句爲催租人所敗亦可見詩思之難而敗之甚易也沈約云天機啓則六情自調六情滯則音韻頓舛正此意

嚴儀曰詩之法有五曰體製曰格力曰氣象曰興趣曰音節須是本色須是當行下字貴響造語貴圓不必太着題不必多使事

又曰詩有別才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又曰盛唐諸公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色相言有盡而意無窮若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夫豈不工去之愈遠詩法云唐人以詩為詩宋人以文為詩唐人主性情故於三百篇為近宋人主議論故於三百篇為遠

又云論詩如論禪漢魏晉與盛唐之詩則第一義

也大曆以還之詩則小乘禪也已落第二義矣晚唐之詩則聲聞辟支果也學漢魏晉與盛唐詩者臨濟下也學大曆以還之詩者曹洞下也大抵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然悟有淺深有分限有透徹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漢魏尚矣不假悟也謝靈運至盛唐諸公透徹之悟也他雖有悟者皆非第一義也胡元瑞云禪則一悟之後萬法皆空棒喝怒呵無非至理詩則一悟之後萬象冥會呻吟咳唾動觸天真以禪喻詩情有情然禪必深造而後能悟詩雖悟後仍須深造自昔瑰奇之士往往有識窺上乘業阻半途者

楊仲弘云詩不可鑿空強作待境而生自工

劉須溪云作詩如作字橫看豎看所差幾何而清俗相去遠甚

文云詩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非也尋常景色時時處處妙意皆可拾得然此猶涉假借若平生父子兄弟家人鄰里間意愈近而愈不近著意政難有能率意自道出于孤臣愁女之所不能者隨事紀實足稱名家即名家猶不可得或一二語而止如孟東野慈母手中線歸書但云安極羈旅辦裝之情李太白昨夜梁園雪弟寒兄不知小夫賤隸誰不能道而學士大夫或愧之矣如杜子美問事

鬅挽鬢誰能與嗔喝欲起屢見肘仍嗔間升斗兵
與聲音笑貌彷彿盡之又如古人于奴婢猥下鄙
至孤客親僮僕褻然甚矣又云僮僕生新敬則出
處世態隱約可見又云大凶無主語則俯仰猶有
不忍言者古今甚深客義往往于淺易得之
詩眼云作詩不必句句工使其皆工反斷急無古
氣
詩家一指云詩不歷鍊世故不足名家
李空同云以我之情述今之事尺寸古法罔襲其
辭古人之作其法雖多端大抵前疎者後必密半

闊者半必細一實者必一虛登景者意必二此所謂圓規而方矩者也

何大復云富于材積使神情領會天機自流臨景結構不傍形迹佛有筏喻達岸則捨筏矣捨筏則達岸矣胡元瑞云仲默此論直指眞源最爲喫緊捨筏之云亦以獻吉多擬則前人陳句進規尊非欲人廢法也李何二氏之旨故當並參

徐禎卿云因情以發氣因氣以成聲因聲而繪詞因詞而定韻然情寔窈眇必因思以窮其奧氣有麤弱必因力以奪其偏詞難妥貼必因才以致其極才易飄揚必因質以定其侈若夫妙騁心機隨

方合節或紛音以植義或宏文以盡心或緩發如朱絃或急張如躍括或始迅以中留或既優而後促或慷慨以任壯或悲愴而引泣或因拙以得工或發奇而似易此輪扁之超悟不可得而詳也

王弇州曰才生思思生調調生格思即才之用調即思之境格即調之界

又曰才騁則馭之以格格定則通之以變氣揚則沉之使實節促則濟之使和

又曰詩以專詣爲境以饒美爲材師匠宜高捃拾宜博

胡元瑞云作詩大要不過二端體格聲調興象風神而已體格聲調有則可循興象風神無方可執故作者但求體正格高聲雄調鬯積習之久矜持盡化形迹俱融興象風神自爾超邁譬則鏡花水月體格聲調水與鏡也興象風神月與花也必水澄鏡朗然後花月宛然詎容昏鑑濁流求覩二者故法所當先而悟弗容强也

又曰詩最可貴者清然有格清有調清有思清有才清才清者王孟儲韋之屬是也若格不清則凡調不清則冗思不清則俗王楊之流麗沈宋之豐

觀高岑之悲壯李杜之雄大其才不可槩以清言其格與調與思則無不清者魏文帝典論云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其論七子詩與文章未嘗不並重清云

又云曰仙曰禪皆詩中本色惟儒生氣象一毫不得著詩儒者言語一字不可入詩

唐音癸籤卷二終

唐音癸籤卷三

海鹽胡震亨遯叟著

法微二 通論 各體 四言 五言古 七言古 樂府 律詩 五言律 七言律 排律 絕句 詠史 詠物 和韻 聯句 雜體諸體

四言正體雅潤為本五言流調清麗居宗 文心雕龍 以下通論各體

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況束之以聲調俳優哉 李白

七言律詩難於五言律詩五言絕句難於七言絕句 嚴滄浪 詩藪云五言絕調易古七言絕調易卑五言絕即拙匠易於掩瑕七言絕雖高手難

於中酌可與此互參

古樂府選體歌行有可入律者有不可入律者句法字法皆然惟近體必不可入古耳 王弇州

風雅之規典則居要離騷之致深永爲宗古詩之妙專求意象歌行之暢必由才氣近體之攻務先法律絕句之構獨主風神 胡元瑞 下同

七言律於五言律猶七言古於五言古也五言古御轡有程步驟難展至七言古錯綜開闔頓挫抑揚古風之變始極五言律宮商甫協節奏未舒至七言律暢達悠揚紆徐委折近體之妙始窮

七言古若易於五言古七言律顧難於五言律何也五言古意象渾融非造詣深者難於湊泊七言古體裁磊落稍材情贍者輒易發舒五言律規模簡重即家數小者結構易工七言律字句繁靡縱才具宏者推敲難合

自五言古律以至五七言絕槩以溫雅和平為尚惟七言歌行近體不然歌行自樂府詩已峭峻李杜大篇窮極筆力若但以平調行之何能自拔七言律聲長語縱體既近靡字櫛句聯格尤易下構富力雄猶或難之清空文弱可登此壇乎

律詩句有必不可入古者古詩字有必不可爲律者然不多熟古詩未有能以律詩高天下者也初學輩不知苦辣往往謂五言古詩易就率爾成篇因自詫好古薄後世律不爲不知律尚不工豈能工古徒爲兩失而已詞人拈筆成律如左右逢源一遇古體竟日吟哦常恐失却本相樂府兩字到老搖手不敢輕道李西涯楊鐵崖都曾做過何嘗是來 王敬美

四言詩須本風雅間及韋曹然各自爲體勿得相雜 弇州 四言

四言簡質句短而調未舒七言靡浮文繁而聲易雜折繁簡之衷居文質之要蓋莫尚于五言故兩漢以還文人稅士平生精力咸萃斯道（胡元瑞下同以下）

五言古

五言古先熟讀國風離騷源流洞徹乃盡取兩漢樸詩陳王全集及子桓公幹仲宣佳者枕藉諷詠工深日遠神動機流一旦恍毫天真自露骨格體定然後沿洄阮左以窮其趣顏謝以采其華傍及陶韋以澹其思博考李杜以極其變遊乘而上可以掩迹千秋循轍而遊無忝名家一代

作古詩先須辨體無論兩漢難至苦心模倣時隔一塵即爲建安不可墮落六朝一語爲三謝縱極排麗不可雜入唐音小詩欲作王韋長篇欲作老杜便應全用其體亦不得他雜詞曲家非當家本色雖麗語博學無用況此道乎 王敬美

擬古樂府擬漢不可涉魏擬魏不可涉六朝擬六朝不可涉唐用本題事而不失本曲調上也調不失而題小殊次也題甚合而調或乖則失之千里矣 胡元瑞 以下樂府

樂府詩妙在可解不可解之間一涉議論便是鬼

遒 弇州

七言古詩要鋪敘要有開合有風度迢遞險怪雄俊鏗鏘忌庸俗軟腐須是波瀾開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復起又如兵家之陣方以爲正又復爲奇方以爲奇忽復是正出入變化不可紀極備此法者惟李杜也闔合燦然音韻鏗然法度森然神思悠然學問充然議論超然 楊仲弘以下七言古

七言歌行靡非樂府然至唐始暢其發也如千鈞之弩一舉透革縱之則文漪落霞舒卷絢爛一入促節則凄風急雨窈冥變幻轉折頓挫如天驥下

坂明珠走盤收之則如拆聲一擊萬騎忽斂寂然無聲王弇州 下同

歌行有三難起調一也轉節二也收結三也惟收結爲尤難如作平調舒徐綿麗者結須爲雅詞勿使不足令有一唱三歎意奔騰洶湧驅突而來者須一截便住勿留有餘中作奇語峻奪人魄者須令上下脉相顧一起一伏一頓一挫有力無迹方成篇法

長歌但看其通篇大勢中間偶有拙句不失大體着一巧句最害正氣劉茂孝

凡詩諸體皆有繩墨惟歌行出自離騷樂府故極散漫縱橫初學當擇唐人名篇脉絡分明句調婉暢易下手者模彷成家後博取李杜大篇合變出奇窮高極遠又上之兩漢樂府又上之楚人離騷以求其源本進于神化 胡元瑞

律傷嚴近寡恩大凡立意之初必有難易二途學者不能強所劣往往舍難而取易文章罕工每坐此也 唐子西

以下律詩

律詩全在音節格調風神盡具音節中 胡元瑞

律詩第二字側入爲正格 如鳳律軒轅紀龍飛四十春之類 第二

字平入爲偏格（如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之類）唐名家詩多用正格用偏格者概少（沈存中）

三百篇以比興置篇首律詩則置在篇中如景聯所摹物色或興而賦或賦而實比皆其義也（范德機叅）

律詩不可多用虛字兩聯塡實方好用唐以下事便不古（趙孟頫）

對句好可得結句好難得發句好尤難得發端最作舉止收拾貴在出場（嚴滄浪）

五言如四十箇賢人著一字屠沽輩不得覓句者若掘得[illegible]有蓋必有底但精心求之必得其寶

劉貽禹 閱

下五言律

李夢陽云叠景者意必二濶大者半必細此最律詩三昧如杜詩從三峽去糜到百蠻開野館濃花發春帆細雨來前半闊大後半工細也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孤嶂秦碑在荒城魯殿餘前景寓目後景感懷也唐法律甚嚴惟杜變化莫測亦惟杜 下同

胡元瑞

作詩不過情景二端如五言律體前起後結中四句二言景二言情此通例也唐初多於首二句言景對起止結二句言情雖豐碩往往失之繁雜唐

晚則第三四句多作一串雖流動往往失之輕儇俱非正體惟沈宋李王諸子格調莊嚴氣象閎麗最爲可法第中四句大率言景不善學者湊砌堆疊多無足觀老杜諸篇雖中聯言景不少大率以情間之故習杜者句語或有枯燥之嫌體裁絕無靡冗之病此初學入門第一義不可不知若老手大筆則情景混融錯綜惟意又不可專泥此論

學五言律毋習王楊以前毋窺元白以後先取沈宋陳杜蘇李諸集朝夕臨摹則風骨高華句語宏贍音節雄亮比偶精嚴次及盛唐王岑孟李永之

以風神暢之以才氣和之以眞澹錯之以淸新綦
後歸宿杜陵究竟絕軌極深研幾窮神知化五言
律法盡矣
五言律差易得雄渾加以二字便覺費力雖曼聲
可聽而古色漸稀七字爲句字皆調美八句爲篇
句皆穩暢雖復盛唐代不數人人不數首弇州以下七
言律
七言律有起有承有轉有合起爲破題或對景興
起或比起或引事起或就題起要突兀高遠如狂
風初發勢欲捲浪承爲領聯或寫意或寫景或書

事或用事引證要接破題如驪龍之珠抱而不脫轉爲頸聯或寫意寫景書事用事引證與前聯之意相應相避要變化不窮如魚龍出沒感濤觀者無不神聳合爲結句或就題結或開一步或繳前聯之意或用事必放一句作散場如截奔馬辭意俱盡如臨水送將歸辭盡意不盡如此則七律思過半矣 楊仲弘參

七言律不難中二聯難在發端及結句耳發端盛唐人無不佳者結頗有之然亦無轉入他調及收頓不住之病篇法有起有束有放有斂有喚有應

大抵一開則一闔一揚則一抑一象則一意無偏
用者句法有直下者有倒插者倒插最難非老杜
不能也字法有虛有實有沉有響虛響易工沉實
難至五十六字如魏明帝凌雲臺材木銖兩悉配
乃可耳篇法之妙有不見句法者句法之妙有不
見字法者此是法極無迹人能之至境與天會未
易求也有俱屬象而妙者有俱屬意而妙者有俱
作高調而妙者有直下不偶對而妙者皆興與境
詣神合氣完使之然五言可耳七言恐未易能也
勿和韻勿拈險韻勿起結用傍韻勿偏枯勿求理

勿摸倣勿用六朝強造語勿用大曆以後事此詩家魔障慎之慎之弇州

七言律對不屬則偏枯太屬則板弱二聯之中必使極精切而極渾成極工密而極古雅極嚴整而極流動迺爲上則然二者理雖相成體實相反故古今文上難之要之人力苟竭天眞必露非蕩思八荒游神萬古功深百鍊才具千鈞不易語也胡元瑞下同

古詩之難莫難于五言古近體之難莫難于七言律五十六字之中意若貫珠言如合璧其貫珠也

如夜光走盤而不失迴旋曲折之妙其合璧也如玉匣有蓋而絶無參差扭揑之痕綦組錦繡相鮮以爲色宮商角徵互合以成聲思欲深厚有餘而不可失之晦情欲纏綿不迫而不可失之流肉不可使勝骨而骨又不可太露詞不可使勝氣而氣又不可太揚莊嚴則淸廟明堂沉著則萬鈞九鼎高華則朗月繁星雄大則泰山喬嶽圓暢則流水行雲變幻則淒風急雨一篇之中必數者兼備迺稱全美故名流哲匠自古難之

高岑明淨整齊所乏遠韻王李精華秀朗時覺小

雅學者步高岑之高調合王李之風神更加以工部之雄深變幻庶盡七言能事爾

作七言拗體者必以意興發端神情傳合渾融疎秀不見穿鑿之跡頓挫抑揚自出宮商之表可耳雖老杜以歌行入律亦是變風不宜多作作則傷境（[illegible]弇州）

詩一題一首自爲起合辦論其一題數首者則合數首爲起合易而留之便不可盡起句在前首而合句在後首故也（范德機）

作排律法虛[illegible][illegible]不如實韻[illegible]押順聯不如逆聯有

情 涯叟

以下排律

作排律先熟讀宋駱沈杜諸篇倣其布格措詞則體裁平整句調精嚴益以摩詰之風神太白之氣槩既奄有諸家美善咸備然後究極杜陵擴之以闊大濬之以沉深鼓之以變化 胡元瑞

七言排律創自老杜然亦不得佳蓋七字為句束以聲偶氣力已盡矣又欲衍之使長調高則難續而傷篇調卑則易冗而傷句合璧猶可貫珠益艱 弇州

絕句固自難五言尤甚離首即尾離尾即首而腹

腹亦自不可少妙在愈小而大愈促而緩吾嘗讀維摩經得此法一丈室中置恒河沙諸天寶座丈室不增諸天不減又一剎那定作六十小劫須如是乃得弇州以下絕句

顧華玉云五言絕以調古為上乘以情真為得體調古則韻高情真則意遠華玉標此二者則雄奇俊亮皆所不貴論雖稍偏自是五言絕第一義胡元瑞論下同

七言絕語半於近體同其句格宛順節促於歌行倍夫意味長永

七絕盛唐諸公用韻最嚴無旁出者命意得句以韻發端突然而起意到辭工不暇雕飾道首自混成無跡宋人專重轉合刻意精鍊或難於起句借用旁韻牽強成章此所以不同也　謝茂秦

五言絕尚真切質多勝文七言絕尚高華文多勝質五言絕昉於兩漢七言絕起自六朝源流迥別體製自殊至意當含蓄語務舂容則二者一律也

胡元瑞

下同

對結者須意盡如王之渙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高達夫故鄉今夜思千里霜鬢明朝又一年添

著一語不得乃可　永嘉薛韶云老杜詩雖多至百韻亦首尾相應無間斷絕句或不然四句句各爲對不貫穿者爲多另是一體不足多學

絕句之法要婉曲回環刪蕪就簡句絕而意不絕多以第三句爲主而第四句發之有實接有虛接承接之間開與合相關反與正相依順與逆相應一呼一吸宮商自諧大抵起承二句固難然不過平直敘起爲佳從容承之爲是至如宛轉變化工夫全在第三句若於此轉變得好則第四句如順流之舟矣　楊仲弘

詩人詠史最難妙在不增一語而情狀自深若在

作史者不到處別生眼目固自好然尚是第二義也詩法

咏史

詠物固要逼真但恐注精點寫闊濶之氣易至偏失要在不相謀而兩得始佳方秋崖

以下咏物

詩固忌用巧太過然緣情體物自有天然工妙雖巧而不見刻削之痕老杜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及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等語讀之渾然全似未嘗用力此所以不礙其氣格超勝與晚唐諸家之體物者迥別也咏物者宜于此細參

雨細着水面爲漚魚常上浮而淰若大雨則伏而不出矣燕體輕弱風猛則不能勝惟微風乃

覺以爲勞故又有輕燕受颿斜之語此十字殆無一字虛設至蛺蝶蜻蜓一聯又妙在穿字點字若深深無穿字款款無點字亦不能喚出如此精微來　葉石林

詩固有以切爲工者不傷格不貶調乃可咏物着題亦自無嫌于切第患欲其切亦易易耳不切而切切而不覺其切此一關前人不輕拈破也　胡元瑞

坡公云詩人有寫物之功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他木殆不可以當此林逋梅花詩云疎影横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黄昏決非桃李詩皮日休白蓮詩云無情有恨何人見月冷風清欲墮時決非紅蓮詩此乃寫物之功若石曼卿紅梅詩云認桃無緑葉辨杏有青枝此乃村學中至陋語也

和韻聯句皆易爲詩害而無大益偶一爲之可也然和韻在於押字渾成聯句在於才力均敵聲華

情實中不露本等面目乃爲貴耳　弇州

聯句始栢梁人賦一句至唐韓愈孟郊有錯賦上句傳下句聯對若和詩用來詩之韻曰用韻依來詩之韻盡押之不必以次曰依韻并依其先後而次之曰次韻盛唐人和詩不和韻晚唐人至有次韻者洪邁曰古人酬和詩必答其來意非如今人爲次韻所局也如高適寄杜云草玄今已畢此外更何求杜和云草玄吾豈敢賦成似相如韋迢寄杜云相憶無南鴈何時有報章杜和云雖無南去雁看取北來魚只以來意往覆趣味自深何嘗和韻至大曆中李端盧綸野寺病居翻茶始有次韻後元白二公次韻益多皮陸則更盛矣今人做做至往返數四不止詩以道性情一掬韻脚性情果可得而見耶

和韻

聯句

雜詩自孔融離合鮑照建除溫嶠迴文傅咸集句而下字謎人名鳥獸花木摹倣目煩不可勝數至

唐人乃有以婢僕詩登第孩兒詩取禍者詩文不朽大業學者雕心刻骨窮晝夜致功猶懼弗窺奥眇暇役志及此皆詩道之下流學人之大戒也胡元瑞

排諧體　雜

唐音癸籖卷三終

唐音癸籤卷四

海鹽胡震亨遯叟著

法微三 用字　用句　儷對　篇法　用韻　用事　則古　從疵

改章難於造篇易字艱於代句 文心雕龍 以下用字

用字一避詭異 謂字體瓌怪如古詩褊心惡哅呶之類

二省聯邊 謂半字同文如偏旁从山从水之類不獲免可至三接三接外同字林矣

三權重出 謂同字相犯也詩騷適會若兩字俱要則寧在相犯為文者富於萬篇貧於一字唐宣宗嘗問中書舍人李潘考試之中重用字如何人問就詩重用字對曰錢起湘靈鼓瑟詩有二不字上誦其詩仍稱善相屬蓋亦知其相避為難云

四調單複 謂字形之肥瘠也瘠字累句則纖疎而行劣肥字積文則黯黮而偏闇

詩有隱一字而意自見者糾糾葛屨可以履霜言不可也海水知天寒言不知也皆隱一不字在（白樂天）

李長吉詠寒石強車上河水換冰字作水寒意自躍此用字之最有意者（遯叟下同）

律詩忌犯疊音字固也然杜甫用之毋教接葉（何將軍園詩）白樂天之嫌甜笑小（量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詩）李羣玉之崎嶇詰曲鉤輈格磔（詩嶇詰曲雙聲鉤輈格磔疊韻）非故用疊音以示巧乎知用字活法非詩一端盡

詩用助語字非法也惟排律長篇或間有之（如杜老餘

力浮於海端憂盟彼蒼尚不覺用語助字至王孟
暢以沙際鶴兼之雲外山及依止此山門誰能效
丘也之類則惡
矣豈可妄效

體物疊字本之風雅詩所不能無如劉駕之夜夜
夜深聞子規吳融之娀娀淒淒葉葉同則多事矣
然未有疊至七聯如韓退之南山詩者豈以青青
河畔草亦用疊字三聯有前例與作法於涼難漢
人吾不能無餘憾云

作詩要健字撐拄活字斡旋如紅入桃花嫩青歸
柳葉新弟子貧原憲諸生老伏虔入與歸字貧與
老字乃撐拄也生理何顏面憂端且歲時名豈文

章著官應老病休何與且字豈與應字乃斡旋也

撐拄如屋之有柱斡旋如車之有軸　羅大經

好詩句法渾涵不可以一字求句中有一字可摘爲眼非詩之至也才有此句法便不渾涵昔人謂石之有眼爲硏之一病余亦謂句中有眼爲詩之一病如地坼江帆隱天清木葉聞故不如地卑荒野大天遠暮江遲也如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故不如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也此最詩家三昧不可不知　胡元瑞　又云審言風光新柳報宴賞落花催摩詰興闌啼鳥換坐久落花多皆佳句也然報與催字極精工而意盡語中換與多

字覺散緩而韻在言外觀此可知初盛次第又云老杜用字入化者古今獨步中有太奇巧處然巧而不尖奇而不詭猶不失上乘如孤燈然客夢寒杵搗鄉愁則尖矣流星透疏水走月逆行雲則纖矣用字者此二則尤宜合參

詩在與人商論深求其疵而去之等閒一字放過則不可詩自有穩當字第思之未到耳王貞白嘗以詩謁貫休休指其御溝詩云此波涵聖澤波字未穩王作色而去休度其必來書中字掌中以待王果來云欲更中字如何休展手示之遂定交要當如此乃是唐庚文錄　又歐陽公云陳舍人從易偶得杜集舊本至送蔡都尉詩身輕一鳥下脫一字陳因與數客各用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莫能定其後得一善

李乃是身輕一鳥過陳大嘆服以爲雖一字我輩亦不能到楊用修云孟集有到得重陽日還來就菊花之句刻本脫一就字有擬補者或作醉或作賞或作泛或作對皆不安後得善本是就字蓋出于漢樂府就我求清酒就字也乃益知其妙以此二則合貞自事觀之知選字故不易言矣

三百篇四言定體閒出二三五六七言祈父二言振振鷺三言誰謂雀無角五言我姑酌彼金罍六言交交黃鳥止于桑七言亦有八言如我不敢效我友自逸之類

西漢詩五言定體閒出二三四五六七言甚有至九言者樂府上陵錯用三四五六等言戰城南君馬貴有所思錯用三四五七等言上邪錯用二三四五六七等言始用五七等言成篇陳琳飲馬長城窟始用三五七九等言成篇鮑照擬行路難是也

凡句減於三字則嗇增於九字則吃邇叟以下用句

疊字爲句不過合者析之順者倒之便成法如委波金不定合者析之也本言草碧却云碧知湖外草本言獺趁魚而喧却云溪喧獺趁魚所謂順者倒之也舉此可類其餘

五字句以上二下三爲脉七字句以上四下三爲脉其恒也有變五字句上三下二者如元微之庾公樓悵望巴子國生涯孟郊藏千尋布水出十八高僧之類變七字句上三下四者如韓退之落以斧引以墨徽又聯欲悔舌不可捫之類皆蹇吃不足多學

只此五七字疊成句萬變無窮如人面只眼耳口鼻四爾不知如何位置來熟一相背者詩人工巧真侔造化哉古人所以有句圖之作令學者觸類

而長也然究竟法變非何圖所能盡

音律乃人聲之所同對偶亦文勢之必至詩法源流以下儷對

或疑今人不及古者病于儷詞余謂不然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非儷耶但古人後於語先於意皎然詩式

言對爲易事對爲難正對爲劣反對爲優雙比空辭爲言對竝舉人驗爲事對事異義同爲正對理殊趣合爲反對文心雕龍

假對如沈雲卿牙緋對齒錄杜子美懷君對飲子詩中貂對大司馬杜牧之當將物議朱雲小後代聲名白日懸之類

當句對　杜小院迴廊春寂寂浴鳧飛鷺晚悠悠李嘉祐孤雲獨鳥川光暮萬里千山海氣秋皆當句對也

流水對　嚴羽以劉眘虛滄浪千萬里日夜一孤舟爲十字格劉長卿江客不堪頻北望塞鴻何事又南飛爲十四字格謂兩句只一意也蓋流水對耳

蹉對　沈存中以九歌之蕙殽蒸奠桂酒爲蹉對之祖唐人七言起結對者多用此法其中聯如劉長卿離心日遠如流水回首川長共落暉亦蹉對之類

扇對　又謂之隔句對五言律如李白白鷺洲前月天明送客回青龍山後日早出海雲東七言律如鄭谷昔年共照松溪影松折碑荒僧巳無今日還思錦城事雪消花謝夢何如是也排律中尤多有之

續句對　律詩如老杜特爾鳴鳥鵲拋書示鶺鴒技閒喜不去原上急曾經排律如老杜神女

峯嫋嫋昭君宅有無曲留明怨惜夢蕭失歡娛之類一讀續一劇讀文如聯張山人草書應甚苦詩興不無神豐植休蕭叢張芝更後身數篇吟可老一字買堪貪續至三聯白樂天以為詩有連環文落觸句相解者起於鮑照之擾擾遊宦子營營市井人懷金近從利負劍遠辭親其來有自云

凡詩對下句不妨勝上句古人所云吟詠滋味流於下句是也

因情立體即體成勢劉勰下同以下篇法

規範本體謂之鎔剪截浮詞謂之裁裁則蕪穢不生鎔則綱領昭暢

因字生句積句為章積章成篇句之清英字不妄也章之明靡句無玷也篇之彪炳章無疵也

發行之辭逆前中篇之意絕筆之言追勝前句之旨

一詩之中妙在一句爲詩之根本根本不凡則花葉自然殊異如君子在位善人皆來詩家一指

句中無餘字篇中無長語非善之善者也句中有餘味篇中有餘意善之善者也白石詩說

作詩必先命意意正則思生然後擇韻而用如驅奴隸此乃以韻承意故首尾有序今人遷意就韻因韻求事所以失之室中語以下用韻

劉勰云數韻從調所以節文辭氣兩韻輒易則聲

韻後嫌有何不遷則辱物告勞七古改韻宜衷此論爲穩若五言古畢竟以不轉韻爲正漢魏古詩多不轉韻十九首中亦只兩首轉韻耳李青蓮五古多轉韻每讀至接換處便覺體大鄭重惟杜少陵雖長篇亦不轉韻如北征六十五韻只一韻到底一觀五言正體轉韻五言變體也　遯叟下同

近體詩即不得押古韻然欲從事古詩古韻叶自當講求李滄溟云古者字少寧假借必諧聲韻無弗雅者古字自是足用第患不撓古耳今之作者限於學之所不備苟而之俚或屈於才之所不能更掉而之險而雅均病然險可使安俚徧累雅聽用布親串孰與風物自淒緊雲霞爾川漲孰與金

壼隱多論夫韻歌詩之輪也失之一字全輿有所不行職此故矣

栢梁押重韻者人占一句故犯重韻以爭勝也焦仲卿妻重韻爲多者長篇敘事無庸辭釋重犯正見酒者之致也此二詩外有重押者當屬偶誤杜子美飲中八仙歌押二船字二眠字二天字三前字體正類栢梁故重用韻耳若韓退之諸詩以全裁而做往例屢押重韻正如東眉故蹙顰痕增醜

退之詩云橫空盤硬語妥貼力排奡蓋言能發滯有之益妍則本也

事實與意義合也此最用事妙手 許彥周詩話 以下用事
詩自模景述情外則有用事而已用事非詩正體
然景物有限格調易窮一律千篇秖供厭𠮟欲觀
人筆力材詣全在阿堵中且古體小言姑置可也
大篇長律非此何以成章 胡元瑞 下同
用事患不得肯綮得肯綮則一篇之中八句皆用
一句之中二事串用亦何不可宛轉清空了無痕
迹縱橫變幻莫測端倪此全在神運筆融猶斲輪
甘苦心手自知難以言述
世豈有國號國姓何人詩者哉然鄭人歌小戴酒

花舞大唐春盧照鄰但經春色還秋色不覺楊家是

李家李山甫詠隋堤柳非佳句乎觀此事無不可使只巧

匠少耳遯叟

用事不可着迹只使影子可也雖死事亦當活用

楊仲弘如杜牧贈李中敏元禮退歸綸氏學江充來見大臺宮中敏常論鄭注以法比江充以中敏之歸潁陽比李膺之歸綸氏敎授可謂愜切只為綸氏恰膺潁陽反覺死樹必易他地纔活又如趙儆雙鶴許兒詩苦固枕前秋對舞陸雲溪上夜同鳴用三笑君兄弟並來白鶴人見鶴在帳中及憐崇兄弟同遊鄭堅閱鶴喉二事也嘗不的切然正脈其切耳

詩家使事必仍其事之本字其常也然亦不盡然

如老杜王衮晨自舉鐵馬汗常趨非用昭陵石馬

汗由事乎鄴更爲鐵馬但使閭闔還揖讓敢論松竹久荒蕪非用陶潛三徑就荒松菊猶存語乎鄴更爲松竹但細讀全篇覺仍之不穩必更之纔合者則頰上三毛之謂也於此參究可悟使事活法石字四鐵字滿得歸茅屋言松竹合言松菊遠在避叟下同

體物用乾坤字最多者杜甫乾坤萬里眼乾坤日夜浮及日月低秦樹乾坤繞漢宮之類用元氣二字最多者劉長卿如登塔之盤梯接元氣洞庭湖之疊浪浮元氣望海之元氣遠相合太陽生其中凡數四見境窮於題量語亦窮於胸量非此等字不足副之後學用此爲襲腐觸此堪反胃

詩惟情格並高可稱上品其雖有事非用事者若論其功合入上格至有三字物名之句仗語而成用功殊少如孟浩然云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自天地二氣初分即有此六字假孟生之才加其四字何功可伐即欲索入上流耶彼情格極高則不可屈若稍下吾請降之於高等之外以懲彼濫又宮闕之句或壯觀可嘉雖有功而情少謂無含蓄之意也宜入直用事中不入上格無作用故也

跋

然

吟家雖忌疎學然如詩料平時收拾太多不能剸

愛往往病堆垛更不如寡學人作詩有情韻也謂不信者請看篋中集諸公胸中有幾多書在遐叟下同

詩家拈教乘中題當即用教乘中語義旁撷外典補湊便非當行在古如支公輩亦有雜用老莊語者至今時則迥然分途取材不可混矣唐諸家教乘中詩合作者多獨老杜殊出入不可爲法如慈恩塔一詩高岑終篇皆假教語杜則雜以望陵寢嘆稻粱等句與法門事全不涉他寺剎及贈僧詩皆然

今人作詩必入故事有持清虛之說者謂盛唐詩即景造意何嘗有此是則然矣然亦一家言未盡古今之變也古詩兩漢以來曹子建出而始爲宏

肆多生情態此一變也自此作者多入史語然不能入經語謝靈運出而易辭莊語無所不爲用矣剪裁之妙千古爲宗又一變也中間何遜加工沈宋增麗而變態未極七言猶以閒雅爲致杜子美出而百家稗官都作雅音馬溺牛溲咸成鬱致於是詩之變極矣子美之後而欲令人毀靚粧張空拳以當市肆萬人之觀必不能也其援引不得不日加而繁然病不在用事顧所以用之何如耳善使事者勿爲事所使如禪家云轉法華勿爲法華轉使事之妙在有而若無實而若虛可意悟不可

言傳可力學得不可倉卒得也宋人使事最多而最不善使故詩道衰我朝越宋繼唐正以有豪傑數輩得使事三昧耳第恐二十年後必有厭而掃除者則其濫觴未發爲之也 王敬美

學詩者以識爲主入門須正立意須高以漢魏晉盛唐爲師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若自退屈即有下劣詩魔入其肺腑之間由立志之不高也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頭一差愈騖愈遠由入門之不正也 嚴滄浪 以下取則

古詩三百可以博其源遺篇十九可以約其趣樂

府雄高可以厲其氣離騷深永可以裨其思徐禎卿

詩云有物有則又曰無聲無臭昔人有步趨華相國者以為形迹之外學之去之彌遠又人學書日臨蘭亭一帖有規之者云此從門而入必不成書道然則情景妙合風格自上不為古役墮蹊徑者最也隨質成分隨分成詣門戶既立聲實可觀者次也或名為閏繼實則盜魁外堪皮相中乃膚立以此言家久必敗矣王弇州

詩上自蘇李下迄六代漢魏骨氣雖雄而菁華不足晉祖玄虛宋尚條暢齊梁以下但務春華殊欠

秋實唯李唐作者可謂大成然貞觀尚習故陋神龍漸變常調開元天寶間神采聲律粲然大備學者故當以是爲楷式 林鴻

元和而後詩道浸晚而人才故自橫絕一時若昌黎之鴻偉柳州之精工夢得之雄奇樂天之浩博皆大家才具也今人槩以中晚束之高閣若根腳堅牢眼目精利泛取讀之亦足充擴襟靈贊助筆力 胡元瑞 下同

宋初諸子多祖樂天元末詩人競師長吉

語意勢爲三偷語最鈍賊鄭侯造律不暇及詩

致使弱手燕才公行刼掠片言可折此輩無處逃刑其次偷意事雖可罔情不可原若欲一例乎反詩教何設其次偷勢才巧意精若無朕迹蓋詩人偷狐白裘於閫域中之手吾亦賞俊從其漏網 皎然

剿竊模擬詩之大病亦有神與境觸師心獨造偶合古語者如客從遠方來白楊多悲風春水船如天上坐不妨俱美定非竊也其次裒覽既富機鋒亦圓古語口吻間若不自覺閒亦有之未致足厭乃至剿擬古語痕跡宛然斯醜方極皆不免爲盜跖優孟所訾 弇州

唐明皇令僧教康崑崙琵琶僧云且遣崑崙不近樂器十年使忘其本領然後可教有鄉人請學詩者余以此語之 方采山

詩有古人所不忌而今人以爲病者摘瑕者因而酷諆之將併古人無所容非也然今古寬嚴不同作詩者旣知是瑕不妨併去古人詩有誤用重韻重字者皆是失點檢處必不可借以爲文又如風雨雲雷有二聯中接用者一三四有八句中六見者今可以爲法邪此等病盛唐常有之獨老杜最少蓋其詩即景後必下意也又其最隱者如露

制嵩山石淙前聯云行漏香爐次聯云神鼎帝壺俱應來字岑嘉州實隨馬雨洗兵花迎蓋柳拂旌四言一法摩詰獨坐悲雙鬢白髮終難變語異意重九成宮避暑三四衣上鏡中林下巖前在彼正自不覺今用之能無受人揶揄至於失嚴之句摩詰嘉州特多殊不妨其美然就至美中亦覺有微缺陷不爲可也至於首句出韻晚唐作俑宋人濫觴尤不可學王敬美以下硜瑣

蘇長公論詩有二語絕得三昧曰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蓋詩惟咏物不可汗漫至於登臨燕集

寄體贈送惟以神韻為上使句常可傳乃為上乘
令於登臨則必名其泉石燕集則必紀其園林寄
贈則必傳其姓字眞所謂田莊牙人點鬼簿粘皮
骨者漫無人何嘗如此最詩家下乘小道即一二
大家有之亦偶然耳可為法乎元瑞下同　按詩中用姓即老杜亦
不免如嚮賈至嚴武王長沙才子遠釣瀨客星懸
又賈筆論孤憤嚴君賦幾篇又飲張氏隱居杜酒
偏勞勸藥欒不外求此法
今吟人舉用以救急矣
嘉隆學杜善矣而猶未盡遷轉五州防禦使起居
八坐太夫人本常語而一時模尚遂令大夫使者
填塞奚囊太尉中丞類被差遣至不使扶風漢大

滌之類亦後學之前車也

詩者人之情性也怨懟忿訴怒鄰罵坐之爲也其人抱道而居與時乖逢情所不堪因發於呻吟調笑捋其胸次聞者亦有所勸戒是詩之善也其發於訕謗侵陵引頸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時之忿而推詩之禍是失詩之旨非詩之過也（山谷）

詩家雖刺譏中要帶一分含蓄庶不失忠厚之旨杜甫秋興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着一自字以爲怨之可也以爲美之亦可也何等不露王維喜祖三至留宿早歲同袍者高車何處歸

似乎言同袍者之薄然亦借之以明祖之過我者爲厚其意未嘗不婉若使他人爲之則露矣直矣雖取快唇吻非所以自占地步也 遯叟

少陵故多變態其詩有深句有雄句有老句有秀句有麗句有險句有拙句有累句然無露句其意何嘗不自高自任然其詩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曰新詩句句好應任老夫傳溫然其辭而自負意隱然言外何嘗有所謂語道主盟代興哉自少陵逗漏此趣而大智大力者發揮畢露至使吠聲之徒攀肆撏剝唐音永不可復[illegible]之 詩藪

鄭谷云𦬆世何人肯自知須逢精鑑定妍蚩若教嫫母臨明鏡也道不劣紅粉施吾謂凡今作詩者宜讀此杜甫云楊王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吾謂今之好譏議前輩詩者宜讀此張祜云等閑緝綴閒言語誇向時人喚作詩昨日偶拈莊老讀萬尋山上一毫塵吾謂前輩如王李二公惜亦未嘗讀此遯叟